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九輯
沈 雲 龍 主 編

思

痛

記

李 圭 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先靖六年冬十二
月師一箭鏃版

序

思痛記何爲而作也小池李刺史追溯其當年遘難出入險阻之始末情形也嗚呼此痛可勝言哉當咸豐癸丑髮賊陷金陵殺氣沖天日光慘澹數百萬生靈如羅中雀如釜底魚任其荼毒蹂躪斯時之痛自大吏縉紳以至鄙屋窮民無貴賤一也人人痛楚中而不知其爲痛各求速死以爲快吞聲飲泣并不敢言痛且猝然受痛皆昏迷罔覺矣烏知其痛哉幸而不死已入陷阱百般陵虐猶日日在痛楚中也凡親歷親見之境慘酷萬狀危險百出又有生不如死之爲快者

則其受創鉅爲痛深矣一旦得脫然後能放膽大哭覺頭顱尚在支體未殘一一思之不堪回首宛然猶痛楚也嗚呼此痛可勝言哉文人之筆沈痛處往往驚天地而泣鬼神賞其文不信其事者多矣武成云血流漂杵孟子以爲口實設有身歷其境而能鑿鑿言之者可不信哉余固身遭大痛而未忍言者方癸丑城陷舉家四十口盡難余與紹袁希賢兩堂叔皆自經未絕悉爲賊擄面腫項赤由伏屍中出心肝摧裂忍痛將家人藁葬自此爲豺狼所脅兵刃水火矢石鎗礮人踰馬蹶之險驚怖敲剝奔走擔負凍餒瘡痍之苦萬死一生

備嘗諸痛與刺史同卽誘以女色事亦同惟開僞科逼與試
不赴及強加僞職不受二者則余所獨焉嗚呼此痛可勝言
哉余固不忍言者今讀是編語語酸楚入心坎不覺舊痛觸
發涕泣交流昔所不忍言者刺史已爲我言之得余一言足
證刺史之言之實俾覽斯言者信其不妄當時欲言而不可
勝言者皆可以斯言括之而不必贅言其事信矣則其文之
痛快淋漓驚神泣鬼又爲餘事已余欲無言烏得而不言光
緒十三年歲在丁亥九月下浣同里黃思永序於京師知止
軒

12

11

序

夫人必禍福死生不爲所撓而後可以處患難又必壹心志
審事勢不易有所爲而後可以脫患難並可以有所爲夫如
是豈英邁磊落不可嚮邇者所能也歟金陵李君小池人謂
其英邁磊落不可嚮邇吾獨曰非是者蓋以此況君虛中好
學不以文飾世故取人何謂乎不可嚮邇既嘗思之是正不
以文飾世故取人致有不可嚮邇之言也是可慨已君嘗陷
身黃虬青犢中者凡三十有二月經極危極險更遇世俗所
謂極歡樂事皆洗義不爲之身而能卒保其身以脫大患

難不特是也解人於網羅脫人於刀斧拔難弟使其先歸若
庖丁解牛游刃有餘而年纔弱冠吾恐英邁磊落者未易爲
此也余與君交始丁丑春君方先一年環地球行八萬三千
里歸來有所著述與之語殊歛然不自滿余飄泊荒江之濱
極寒拙極寡陋而君葑菲不棄屢詢芻蕘余不意邂逅申乃
竟有君也是亦豈易得乎今年秋出思痛記畧余蓋追述庚
申閏三月舉家被難與己身逮壬戌秋始克脫離虎穴事也
余詳讀一過曰粵匪自道光庚戌發難迄同治乙丑乃奏蕩
平歲越十六省延十六府州縣之不守者六百有奇而吾人

之陷賊中者當以億兆計其幽燐閃爍朽骸縱橫與夫化爲
灰燼融爲脂水者尤弗能以億兆計若夫幸而不死者亦莫
可紀極顧今日痛定思痛能厯厯言之者蓋少寡焉當首逆
之逼君納劉女也多方婉語多端恫喝斯正禍福死生判然
時而竟弗爲之奪是其執義爲何如耶解爾生於網羅而送
之歸里脫胡梅垞明經於刀斧而挈與同逸旋玩陸逆於股
掌而消其凶悍逮夫行也寓書諸逆喻以順逆禍福勉其圖
功反正是非壹心志審事勢不易有所爲而後可以有爲可
以脫夫患難嘻君果英邁磊落不可嚮邇也乎哉是記也君

但痛定思痛耳人要不但以思痛觀顧君正不可不以思痛
名余則願君常若處患難時而益擴充之將來所底豈易量
也哉用遂書以弁其端云

光緒五年己卯秋八月仁和高鼎拜手撰時同客甬上

愚齋記卷上

江甯李圭小池

金陵雄冠南戒以稱天塹豈惟是六朝以來爲帝王之州就
我國家而言督部開牙將軍建鎮其視他省會不尤基重
歟乃咸豐三年春粵賊自九江安慶順流而下旬日開竟陷
之遂北拔維揚東踞京口若張兩翼然曩者天塹之稱果有
異耶賴向忠武公躡賊東下駐兵孝陵衛進遏其衝使不得
逞其豕突故鄉村去城較遠者開未遭賊禍六年五月大營
潰忠武退保丹陽旋卒於軍 朝命江南提督和春接統其

衆而以張軍門國樑副之軍門故向忠武戲下首將用能克
繼前勲復溧水收句容取鎮江仍逼金陵紮營咸豐十年正
月克九洑洲二月克上下關孤忠偉績實爲江南大營寇徒
以降將起家而共事又非往昔向忠武識者竊憂之於時江
皖諸軍正屢獲大捷江以南浙之東西無貴賤咸謂大凱立
奏而不知粵寇之禍將三面交至哀哉余家住聚寶門外永
豐鄉距城五十里許曰夏莊山環水抱向稱樂土聚族而居
逮十數世往大營潰時曾被過路賊騷擾旬日以先期遷避
得免賊亦假安民之說用愚黔首逮閏三月望日大營再潰

和張兩帥仍退守丹陽張又旋戰歿城內外悍賊肆出擄掠
余家始及於難尤深悔不循六年五月之故軌也先是兩帥
溶長濠圍金陵城內賊不得食勢垂蹙意謂大功成指顧聞
將驕兵玩賊之悍而狡者謀圍魏救趙計故僞忠王李秀成
僞侍王李世賢僞輔王楊輔清等各統十數萬衆由皖入浙
杭州戒嚴馳白羽告急日數至大營分師往援攻圍兵力漸
薄軍餉又爲和帥掌每四十五日發一月糧兵勇心攜貳以
懷張帥德未忍遽發旋忠逆等衆狡謀旣逞遂自餘杭長興
節節北來陷東壩句容溧水趨秣陵關僞英王陳玉成復自

江浦渡江而南閩三月初七日起紛撲大營余家原計遷避以眷口衆多人心猶豫不果行十三日叔父輩始謀挈眷抄出大營東由龍潭渡江是日午後起程曾祖一支以下長幼四十餘人行十五里至天印山腳下之某村族祖慶山家暫息其地距營逾三十里維時傍晚又值大雷雨衣物盡溼不能前行晚餐後東北角火起喧嚷騰沸近營一帶避難者紛至沓來哭聲盈野急詢前途消息咸謂大營已潰龍潭一線路又爲賊塞斷是夜舉衆不能寐相向以泣女眷有謀自盡者苦勸乃止天明計無出婦女又僉言願回家死在一處不

得已復回而車夫夜已奔避無從招雇警報接踵乃各攜老
孳幼或背負其子女冒雨而行足深入泥淖中不可拔薄暮
抵家狼狽無人形四顧火光燭天人心惶然婦女自裁者絡
繹不絕見之不能止呼搶而巳十五日賊大至余叔姪輩趨
避草田間晚後賊去踉蹌奔歸而男婦及僕婢已死亡散失
殆盡存者余祖母輩及幼小弟妹十數人亦皆奄奄一息哭
不成聲矣是夜各處尋覓婦女屍得余叔祖母徐孺人伯母
楊孺人母朱孺人叔母蔣孺人高孺人錢孺人陳孺人王孺
人張氏劉氏及余配毛氏並諸姑嫂弟婦姊妹輩幾二十人

急藥葬之椎心泣血尤痛不得成喪復慰老者撫幼者瞠目
達旦十六日度賊來必聚田間不能避先與叔父輩扶老幼
避入佃戶草屋中復與一伯五叔一兄五弟共十三人同匿
於五進西樓窄巷中巷門遮以大櫛細輭物藏於此者可百
數十箱通宅以此處最掩靜先二日賊之至者未被窺破咸
以爲暫避數日賊若遠去或可存活四叔普平以復出外探
消息另匿於三進扶梯後余亦欲出尋親族中同來暫避三
叔海峯斥曰自己尙不知死所猶欲出而尋人耶語未竟前
進有吹哨聲賊麇至樓上下奔走搜括若推雷車俄聞五進

家堂內第五進中櫺向俱祖先故名 大聲哀號乃東宅筠洲伯被賊搜出

弔打索銀曰若許大宅何得無銀號泣中忽有舉刀砍擊聲
凡數擊遂寂然余叔姪已神魂離舍腸結欲斷亦惟有束手
待斃而已日將昧聞一賊上樓至西首第一閒卽巷之閒壁
余臥室也搜尋踰刻出至門外自言曰此中必有所在口音
不知何處人旋走近扛運大櫛甫一動而巷門露賊推進日
光閃入余衆皆起立賊披紅縐衣面目兇惡駭絕莫知所之
賊亦不先下手惟曰出來出來余衆挨至門外植立若木賊
亦不卽殺但將十三人辮髮連結一處曰不準動動則殺卻

乃進內以長槍擣穿屋頂
欲呼他賊又恐分其物半
復揀成匹成段綢緞以歸
進巷時八叔子林暗解鞵
趨下樓避入五叔臥室牀
衆十二人俱被賊驅之下
物書籍狼藉滿地門戶盡
弗可覩大門外男婦屍一
賊驅村人之被擄者四五

根先後隨行賊謂他賊曰兄弟們今日發財又得了多少新

傢伙賊彼此稱謂皆曰兄弟被擄良民曰新傢伙賊自居為老傢伙老傢伙即老兄弟新傢伙即新兄弟今日

回館子頭子必有賞賊謂其占踞之屋曰館子謂其日日頭子因脅余眾隨之行

而自攜長桿槍尾於後一路屍骸衣物徧野溝渠河蕩中尤

甚被擄而狼狽行者不絕於道稍一趑趄即身首異處又有

少年婦女披髮跣足傴僂啜泣賊或挈之隨行或縛於驢馬

背上或使被擄壯男背負而走多有乘閒投路旁河渠死者

或哀號不已怒而被殺者令人不忍見不忍聞轉怪其不早

自為計也定更時至賊館為相近秣陵關之馬鋪地方是夜

復兩叔姪共囚一帳棚驢馬繫棚外哀鳴不已又聞隱隱擊
楚聲殺人聲賊衆聚食歡呼聲飯至相顧驚懼不下咽棚滿
雨坐處薦以亂草溼氣透裏衣棚前後看守各一人通宵目
不閉地獄卽是眼前次早雨尤甚賊令將掠到皮衣搗取衣
面爭相卷藏留製衣袴而以衣裏皮覆驢馬背蔽雨雖值數
十百金亦不計以不便攜帶也余叔姪欲逸去以守者甚嚴
卽使逸一二而未逸者必被害且他棚之逸者仍被拘回戮
以警衆乃私語曰余叔姪竟不必逸生死一處卽死亦可無
恨十八日酉刻忽一賊至曰頭子叫你們快隨我來起稍緩

卽努目以詈且以白刃作勢因隨之去行十數武進一破屋
向外設一桌桌後一椅一綠衣賊首紮黃綢蹲踞椅上卽所
謂頭子也賊引至前曰新傢伙們來了又曰快來見大人余
衆均至桌前木立噤不出聲亦不敢正視引領以待良久亦
不令殺忽大聲曰你們是一家人麼願回家否皆心急曰吃
莫知所對纔聞賊詢人回家倘答以願回則曰送爾回去甫
出門卽被殺而以首示於衆曰此人要回家已送渠回家了
蓋欲絕彼擄者思家之念乃賊故智也五叔禹疇性果毅尤
孝友暹對曰我要回去曰何以你要回去怒目言曰家中人

都死完了獨老母年踰六十前日尙存鄰家茅屋中今不知
死活要回去省視余衆聞之悚耳慙魄暗觸其衣使勿言恐
被害也叔父則侃侃而言曰且聽悲憤不可遏緣衣賊笑
曰好好送你去送你去回顧一賊曰你就送他去叔父不顧
而行余衆望其去淚盈睫不敢下亦遂不問余衆仍令賊拘
之回棚屬小心看守先是僞輔王下令云此次金陵解圍須
多擄百姓驅之南下其文弱不堪打仗者準以銀物贖歸此
特輔逆一股私意他股不若是也余衆固不知有是令回棚
依然默坐切念叔父不知死所酸楚中莫能作一語至薄暮

無消息再炊許遠見一賊持燈籠至行漸近見燈籠標字曰李裕後堂亨房祿記裕後乃余曾祖一支堂名亨字爲余祖一房記號福祿壽卽余先君及五叔八叔三房記號祿字五叔本房之字也驚疑閒忽持燈賊徑至棚內曰汝家五爺已回家酬我銀十兩渠屬放心渠當陸續來贖你們明日我還要送二三人去此燈籠特持來示信語甚和面色頗不惡語畢匆匆去蓋持銀送與頭子且告以陸續求贖語也余衆心少定惟欲探祖母輩消息不可得自是每日歸者一二人三四人不等賊意非奢稍有所得卽置不問余至第四日始歸

行至南陽村之三合橋地方遇伯叔兄弟輩於橋側之劉氏宗祠相抱而哭急詢祖母消息曰尙在鄰屋中心稍慰橋去家尙三里衝衢也諸叔曰回家之路賊往來不絕不可歸此處有賊首偽示云不再騷擾百姓無論真否且在此暫避再作他圖從此遂不得歸家家中老幼不復知其死生矣鄉人之集於是者二三百人自忖我叔姪止十餘人一遇賊皆不能免誠不若投於大羣勢衆或易避欲擠入人叢力不逮時嬖舅高渭賓自綠楊頭名村避難來余家亦在是仍計議遠避忽他隊賊過此披紅束綠挾新擄人百數十迤南而行復擄

余去行不半里適先擄余衆之賊亦由此行過高舅立路旁
爲緩頰卽喝令釋之因得脫此二次被擄閏三月二十一日
事也二十二日諸叔曰賊僞示不足恃今觀賊相不善過路
大隊且紛紛而來我十餘人同在一處設不測均被殺我家
無遺類矣乃議二三人一起分頭避匿且戒之曰萬一再被
擄勢必長驅南下各人宜小心不可太執性執性恐被害尤
不可說業儒聞賊中亦重讀書人凡被擄卽收入賊巢司筆
墨不易逃脫雖然萬事有定數見機而行他日或可爲漏網
之魚正語聞一人奔至曰後面又放火矣俄殺聲四起大隊

又來余急拉胞弟盈之並遇族叔兆賢共趨村中劉姓宅偏
室躲避至則已先有三十餘人衆急閉門以大石抵禦屏息
於內從此同逃之叔姪十餘人僅一弟相隨此外又不復知
其死生矣言猶在耳痛也何如日將晡左鄰火起衆大驚點
者援牆以觀曰尙隔一巷且係逆風無患也心仍忒忒不已
忽聞擣門聲衆莫知所措中一人語衆曰遲早是死我輩人
多若賊少可併力殺之擣門聲漸厲不十下門槽脫石自倒
一賊提刀至衣黑短衣黑綢袴腰纏紅綠縐髮長若婦女面
麻身短作湖廣語厲聲曰妖魔鬼賊中罵人語也還不出來連說兩

聲似未敢遽入余兄弟相抱一處頃之言欲殺賊者亦莫敢
稍動此輩始有邪氣乘之故一出聲已足令人畏若豺虎俄
又來數賊徑入內捉人麻面賊始入而將余弟兄及族叔又
二鄉人拽之出以繩索聯貫其項方押令隨行而身後一片
哀號聲起蓋已被長槍刺傷數人鮮血濺余衣矣此次被擄
方之前兩次尤危迫覩此情形魂魄俱喪而心轉若無懼自
念既未卽殺或可免害又幸弟兄同在一處遂隨之出賊衆
漫山遍野一望無際被擄者纍纍皆是行至村東小屋中將
余等五人閉置一室反扣其扉已先有男婦二十餘人在內

頃又有鄉人四名來忽又擄一女至年近二十中人姿乃余家佃戶同村龐國富之女來片時爲一長髮面美十三四歲之賊自西邊屋來招之使出曰頭子叫你女不肯去拽之行門閉如故俄聞東屋一人曰我止有此子十三歲世道若此總難存活知喬大人待人極好送來服侍大人隨語其子曰爾好好服侍大人聲極哀楚聞一賊曰狠好你這老頭兒腿怎麼樣曰左腿已斷不能活了賊乃留其子而遣其父嗚呼慘矣此老蓋逆料其子斷不能留不如出而獻之較勝於捉去得以不死或冀他日逃歸耳余弟兄默坐此室聲息不通

作楚囚對泣狀忽數賊推門入拖婦女去西首室內遂隱隱有啜泣聲哀號聲不堪入耳俄東邊賊目所謂喬大人者傳晚飯酒肉歡呼與婦女狎褻聲備至忽又有喊殺聲拖拽聲砍擊聲放火鎗聲闐闐不已蓋婦女不堪其擾稍拂賊意致被殺害不啻天翻地覆而余獨惜此婦此女之不早死也是夜屋前後看守甚嚴有一人夜半逸去旋捉回被亂刃死天甫明有賊來言曰速喫飯就要起程又曰我們頭子姓李湖北人東邊頭子姓喬湖南人幸而在我們這邊不殺你們若在喬大人手裏昨夜已都殺了你們出來試看那邊甫回顧

則男婦屍堆積矣又二賊至其一卽麻面賊曰你們能打仗

者充排面挑擔者充排尾

賊謂少壯者爲排面老弱者爲排尾

各人須自言不

言卽殺余弟兄莫能對賊擬以刀曰瞧你們不中用不如殺

卻一賊稍文細著紅縐窄袖短襖黑縐袴曳花鞋辮結紅絲

線曰你們能寫字否仍不敢答麻面賊曰此卽我們頭子李

大人也你還不說乃曰不甚會寫字曰會做裁縫否曰不會

曰然則你們能作何事盈之曰本不能作事何必要我們余

愁見害急語曰只會打雜看門耳曰姓什麼余指盈之曰渠

姓錢我姓周賊遂置之出門去余疑賊不卽殺又不置可否

其或釋我乎未踰刻忽傳令動身其時族叔亦在旁遂均爲
賊拽之出門以包裹三令各負其一行未數武見龐女已換
新衣首紮紅綢騎驢背上與賊目李姓並轡而立言笑自若
咸稱之曰貞人賊謂擄掠苟合蓋已配賊目矣馬後有小賊
數輩年十三四五不等衣鮮豔衣紅辮線背負刀或令旗或
以紅黃綢包若木板者一塊長五寸許闊二三寸厚不及寸
蓋僞印也手則或攜短刀或籐條或虎叉貌都美麗白皙髮
長二三寸至尺餘咸稱之曰二大人或曰公子實皆賊之變
童也行則緊隨馬後住則環侍左右寸步不離承顏希旨竭

力作狐媚態而性又皆喜放火殺人噫殆兩開戾氣所鍾歟
余等共緹一索被擠入衆中不敢不行又不敢作悲苦狀意
謂中途有隙或可脫逃復一轉念又甚悚懼時各路賊俱南
下號稱數百萬攻犯蘇杭途中十餘人駢比而趨擁塞紛呶
若鴉羣若蟻陣袤數十里無間斷其中真賊如兩粵兩湖江
西福建安徽及金陵城內者十之四五餘皆新擄者行至龍
都鎮見街西火猶未息而街東火又起死屍縱橫有身首異
處者至湖熟鎮亦然余家市房之在姚西大街者正兆焚如
騰騰熊勢沖霄漢貨物門窗器具隨所在皆是復出杜桂

東南趨足無停晷中途有疲弱老幼不良於行者稍一蹲坐
亂刃交下斃於路旁或有突躍入河冀脫逃者甫入爭以長
桿槍刺之或擊以火鎗百無一生水爲之亦農民欲逃而被
覘破或逃而被獲立割其耳而反縛其手以行雖血流傷身
不容住足連顛憊甚乃殺之殆以其人強壯多力欲使充前
敵怒其不肯爲之用故馘耳疾驅逮其將斃殺之以警衆也
路旁小屋中或墳地幽曲處見一二老幼雖垂斃必刺之死
或用槍尖挑一首轟一足以行至婦女幼弱被驅迫踐踏而
死抉眼流腸尤不可以數計行至一處忽聞停隊喫飯則見

其空曠所在已有甌石徧支銅鐵鑊火猶未息散棄盞碗器
物零腥剩穢蓋前行者已於此造飯作食去矣於是衆賊等
先占據或奔近村搜尋食物並命將新擄者肩負之米煮之
不管生熟虎咽狼餐頃刻已畢余等恐饑不能行前車有鹽
欲食而苦不得下咽勉強食數口遂亦棄之時見捉回鄉人
十數名賊爭相砍殺余不敢視方轉背一賊奔至曰汝不欲
見耶偏要汝見強拽之轉而拖一人至前戮使衆視其人已
倒地賊握其辮髮就頸後砍之一刀甫下尙聞呼號聲二刀
卽不動三刀頸已斷僅連喉閒軟皮割之使落鮮血噴三尺

外亦有一二刀頭墮地者十餘人頃刻畢命刀
首謂衆曰逃則照樣說畢向空擲下提刀而去
而賊衆喝令前行矣時天氣悶熱地滑泥浮鞋
足不自主日昃行六十里至旬容縣城以相近
遽入一門城腳腐屍縱橫忽一舉足若蹠入淤
而有物梗格刺腳底回顧則正在屍腹中驚駭
絆仆未及起後人已擁至腿爲踏傷盡力挽前
乃又爲其刀尖截傷手指種種危迫尙是大幸
立踐踏以死或以盡力拽此賊衣賊怒而殺之

者又多一个矣惟時不覺痛楚隨之入城賊住一廟中繫余等於兩廊下俄李賊偕麗女及數小賊咸到大呼洗浴水至無洗具接以木桶忽一小賊命二人扛盆至乃假諸鄰館賊大喜裸體當衆洗之諸小賊亦洗他賊亦有洗者甫畢狂呼拏酒飯忽又來廊下牽二人去使燒火搬物殿上僅一神案賊衆以衣包高疊若橈環坐而食旁支木板麗女及小賊七八人就而食之觀案上賊僅六人連小賊共十三四人而兩廊同難者幾二十人簷列長槍七桿旗二桿賊之衣物繫束桿上餘皆食物槓擔忽又令兩廊各去二人搬飯飯以木桶

扛至均卽就椀取飯有瘦肉二大椀生硬而香疑之蓋驢腿
在路受傷殺以佐食耳余初不覺飢坐定飢極弟兄各食飯
二大椀茶則無有矣聞殿後屋被焚賊皆就殿上料理臥處
殿三閒偶象早經擊碎李賊就中間神龕內鋪設東西龕衆
賊爭據之龕寬展各容三四人龐女亦在中龕而以大旗遮
掩賊慮兩廊人逃逸使均至殿上巾地臥而令二賊臥殿前
游廊守之余弟兄同臥一處憊極漸睡去覺有人語曰汝弟
兄宜小心三日後無患矣俄又聞大聲喊殺驚醒夢也殆連
日憂懼恐怖所致歟抑否耶復睡去天明始醒手足痛甚而

亟思食飯至黑硬若石子仍強咽二碗食量陡大若此真詫
事也日出復促令起身仍各負包物出城東南馳排擠擁塞
一若昨日初行肢體痛楚漸行亦漸不覺日隅中行益急旁
一賊隨行隨解衣袖窄肘不易出使力過猛後肘觸余肋痛
徹心髓眼爲之黑仍閉目俯首忍痛行聞賊言前有房屋將
就被喫飯少頃果到賊衆就各空屋生火煮飯余得少息設
再行必殆矣余不欲食盈之取飯至勸之食少許喘未定前
隊賊又發喊起行矣過一大村落屋燬盡淨臨河大樹以百
計樹下各有死屍一二具反縛樹身肢體焦黑無完膚樹亦

無枝葉葢賊縛人於樹施焚如酷毒一至於此行不百武聞
說河梁已斷須渡水驚甚謂盈之曰渡水必死不渡死尤速
汝緊牽我衣尙可死在一處逮至河沿見有板壁門窗聯絡
成筏十數具浮水面賊首已先渡余等至有賊提刀驅使登
筏復容十數人彼岸賊牽筏上繩以達板木溼滑因而墮落
者若投石於水纍纍不絕以其中或有幼者弱者立不穩卽
失足致聯貫者遂皆被拖落也余弟兄足踏處係窗之格眼
得穩立同難者鑿於前車復著力扶挾故免於死乃行不數
里又隔一水幸尙淺狹賊多以槍桿蘸地借力躍過同難者

咸涉水而行水深過膝衣袴盡溼若是者凡五六日暮抵丹陽又九十里矣丹邑爲土城失守後丹缺已甚賊衆自缺口入不辨其方向入城後一賊持旗疾趨云先去打館子賊謂屯住日逮至一處門首豎紅旗白字爲典聖糧等字樣趣余打館子等進內一油坊也賊住正屋而處余等十數人及他館之新被擄者三四十人於後面矮屋守以數賊屋頗寬展無閒隙惟大磨數十具空隙處牛糞塞滿青蠅作聲各踞磨盤坐作牛喘鄉人之黠者謂守賊曰我輩已隨行數百里諒難逃逸皆願順從乞暫釋其繩準一二人到廚下取水飲賊允之釋

三四人隨之行俄扛二木桶至茶也且有碗十餘事於是爭取碗灌之又若牛飲然余弟兄亦各得一碗雖碗垢凸起茶若泥漿不亞玉之漿瓊之液也有數賊來言天忽奇寒頭子令各人往尋物事速隨我來遂令各去其索余不知何意驚甚轉念既許取茶飲或無有他變遂亦隨衆行一人私詢黯者何意答以想必要我輩尋鋪蓋禦寒耳黯者復乘機詢賊良然至相近一家門內女屍數具穢甚室尙有牀帳瓶盃器皿翻倒徧地一小兒屍伏牀下各人以夜臥無具逐室尋覓賊亦東掀西撥或以刀剗地之隙處冀得財物時已昏黑余

第見癡立不知所爲同難中有一張姓者曰磨盤上弗能睡
八皆搬取木板爾亦要否曰力不逮安能致此曰我可帶去
又一人與被絮一卷曰夜來恐受涼耳余甚德之之二人者
乃鄰村農人嘗受惠余家盈之已告知姓氏故有是關切也
與盈之扛木板置盤上飯至各取飯和茶就木板食既坐觀
動靜正欲睡盈之頭痛甚試以兩指就其頸後力拈之現紫
色痧也復拈其四肢曲處覆以被絮使安睡余一夜焦思曲
肱以守困極甫睡去耳畔人聲嘈雜驚起則又須喫飯前行
矣急喚盈之醒詢頭痛否曰愈矣殆拈痧後氣血行動又安

雖徹夜遂竟愈大幸也使痛不得行尙堪問乎飯未畢數賊
至仍以麻繩聯貫其頸押令前行聞昨夜賊復得鄉人二幼
童三自他備逸出被獲者余等包裹得彼分負之賊言奉命
須速行今日至金壇連夜攻城蓋丹陽溧陽高淳溧水句容
諸邑俱早陷金邑自閏三月初開解圍至是復攻圍也亭午
不少離間今日必至金壇始喫飯賊衆益狼奔豕突舉刀擧
斧逆走日未暎抵金壇之北門前面黑煙沖霄礮聲震耳乃
前隊賊已先至交仗矣擄余衆之賊日李姓乃偽管糧官向
居後隊因擄賊東北隅距城二二里許臨河一古廟住下等

就四鄉打糧濟賊食同難者得免列前隊當矢石至是始知其故感竊幸之此閏三月二十五日事也余弟兄體素弱余尤瘦甚居家讀書未嘗行遠閒至戚家雖五七里必有代步者此次被難日或六十里或九十里一連三日若似乎有神助其實乃因插入衆中手拽前人衣後人復拽余衣推之挽之非我所主足底皮肉若浮漚箇箇潰爛其不斃於中途被蹂躪者蓋死期猶未至耳坐未定賊日令造飯飯甫畢急促衆賊帶被擄之強壯者十餘人往近村一帶搬木板尋物件又令余等數人收拾打掃至是貫項索獲解去殿後屋五間

賊目攜麗女居其一二三小賊居其一餘爲賊衆四五人並
數小賊居之殿正中設一桌桌後南向設一椅若公案然曰
天父堂殿東壁一桌堆紙筆爲賊之掌書記處殿西置刀槍
旗械兩廊亦遮以門板篋簾而地支板高五六寸處余等被
難者二十餘人大門內左右各一閒另二賊居以守門一即
麻面賊也廟左右有屋舍平行處多支藍白布帳棚皆他館
賊居止處料量畢李賊出坐殿中椅上語一年約二十餘髮
已如辯長面白身矮瘦賊曰掌書大人老賊司筆札者通稱
曰掌書大人髮短者
曰先要備表文敬天父一稱拜賊隨去少頃擡黃紙一通置

桌上又一賊傳人曰俱來拜上帝隨見長髮賊大小十三四人至分兩邊挨次立李賊立正中面向外復謂一賊曰可令新傢伙們立廊前觀聽余衆至則李賊首倡羣賊和之似係四字一句不了了約二十餘句倡畢所謂掌書大人者趨至桌前北向捧黃紙不知喃喃作何語讀罷就火焚之聞七日一禮拜屆期必若是是卽賊剿襲西洋天主教以惑衆者也賊目令衆坐於是踞者蹲者蹠足者倚肩搭背舞手動腳者賊相畢露小賊二三人立賊目後裝水煙呼余衆至問姓名各報訖至余余答曰周繼成盈之曰錢復保掌書一一註簿

此後各於姓上加一老字因呼余曰老周賊目又言爾衆係

新來人宜一心歸順天朝賊中自謂曰天朝不可逃走逃走必死復

問能挑擔打先鋒賊謂四處掠曰打先鋒者須自言強壯者咸答曰能

剩余弟兄及一族叔一老者一病者三幼者共八人不知所

對幼童一鼓小約十歲極清秀者賊目收為義子其二均十

三四歲為守門二賊索去余五人答皆不能挑擔只會打雜

賊乃派令打雜心始定又曰我是典聖糧官指各賊曰他們

都是老兄弟指所謂掌書大人曰他是先生本隊總頭子是

邇天義偽王以下偽爵之尊者有六曰義曰安曰福曰燕曰

豫曰侯等名目每字上加一天字天字上復別以某

字

姓黎湖南人屬於侍王現在侍王調我們遡天義同值天義盛大人攻打金壇打破後卽派駐守此城不再他往此間左右館子係各典官管理軍械旗幟服食等項連我共有三十六名目爲遡天義屬下三十六典官恆居後隊毋庸打仗爾衆安心勿想家其不爲前敵所擄亦大幸也自明日起逐日隨老兄弟們去打糧不能去者留館燒火當差說畢令人帶回賊衆亦都散此又賊中所謂講道理也回至廊下均極疲憊曲肱而臥衾枕並無亦不覺寒竟酣然睡去次日早起肢體痛絕踝肉破爛盈之腿足且浮腫皆不良於行動早飯

畢各館四出抄掠人馬喧闐近城一帶鎗礮不絕鉛彈有飛
至屋上鏗然作聲者余弟兄驚懼相顧淚盈睫欲逃無隙又
各牽制不忍獨行且並不識路徑忽一賊稱俞百長者皖南
人來派余等五人事而以燒火牧驢馬兩事屬余弟兄因見
腿是俱壞不堪奔走猶事之安逸者也自是遂住下偃僂興
作無人形彼此戒勿道出真姓名尤不便時作私語恐彼覷
破防逃逸不使共處也是處爲衢衢門首石橋已斷河下屍
滔滔皆是賊衆自鄉抄掠回多經過門首殺戮之慘蹂躪之
酷無目無之筆難盡述姑略言以見其概焉其被擄之強壯

者以白刃逼令居前隊當矢石無論矣弱者存活十不二三
餘則或亂槍戮死亂刀砍死或帶活剖腹摘取心肝或繫首
於樹積薪胯下焚灼若火鎗擊死快刀殺死猶死之善者婦
女貌陋者亦多死美者至沿路逼淫力拒慘死者十之六七
或帶至賊館充貞人少違意使衆賊輪姦至憊極而後殺之
有賊目汪典鐵喬巴眼者俱楚南人尤殘忍嗜殺汪擄一婦
及其五六歲一女留館多日忽詭稱送婦及其女回家婦欣
然使女前行婦居次汪賊提刀以隨纔行數十武忽向婦頸
後力砍一刀婦仆哀求再一刀頭落置頭女肩使負回女力

不逮倒地汪掖之起舉刀向女頤門盡力劈之立斃狂笑而
回喬賊一日擄數人至慮其逃逸設毒計以警之乃遞刀與
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內一人不割喬賊曰汝不欲
割渠耶渠爲汝何人實告則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
喜割渠耳或喜殺渠頭乃另喚一人拽渠叔辮髮使跪地與
刀令砍之謂如不砍卽砍汝復以他賊刀擬其頸其人甯死
不應喬怒甚立殺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卽使同伴者捧入炒
熟分衆食之荒淫穢惡不一而足惟幼童之美者爭相奪取
設心尤不可問賊蓋以金邑屢攻不下死傷實多出而擄掠

者亦時被鄉民截殺恨毒遂不可解負志節者自盡固多此
 則一念貪生致遭毒辱深可歎也各館有私逸者追回必殺
 殺時衆賊爭先取刀一若以殺人為極樂事者聞有不殺必
 割耳剜鼻或東鍼五六枚就其人兩頰或額上刺太平天國
賊中謬以真心殺妖等字塗黑水使透入骨謂之切字或未
同作國被追回亦多半復為他館擄同一不免李姓目尚不嗜殺然
 館中所謂掌書大人陸疇楷者金陵大中橋人癸丑城陷被
 擄往與汪典鐵輩同以殺人為快事同難中及續擄之金邑
 人共逸六人去捉回者四人皆此賊對衆殺之此處儼然殺

人廠每近黃昏風物慘淡鬼聲啾啾悚人毛骨賊初不畏怯
七月初旬至白晝現形賊夜臥無故驚喊他館亦然幾於無
處非鬼草木皆兵夜不敢眠令衆鳴鉦施銃以達旦余觀此
益不敢逃又咸以飲水不潔受濕毒之氣生瘡疥備嘗辛苦
骨立形銷一日盈之正牧馬田閒余適赴河下淘米相與竊
議信步去館里許正欲乘閒逃逸值館中汪賊打糧回遇見
詢余何來此心虛無以應詢盈之則曰來牧牲口耳均被帶
歸以盈之未離牲口無逃逸形迹置不問乃以余逃走告李
不由分辨李賊適與一黃衣賊對飲余度必死閉目立以待

李賊喝令殺黃衣賊爲緩頰李曰看公子情面此次免死隨
呼切字陸賊以鍼至余憤極以爲刺字則終身不能去不若
死卻乾淨時方寸已亂無所懼怯乃大聲曰甯死不願刺字
陸來刺極力以拒李賊既笑且詈黃衣賊復請免李首肯汪
賊在旁掣刀背盡力向肩際一擊曰饒你了余痛絕暈地黃
衣賊者余未嘗見過訪之爲浙江人遯逆公子也善念頓生
肯爲緩頰微斯人余萬不獲免矣聞值遯兩酋下令七月望
前必須破城並令後隊僞典官各選數人幫助於是自初十
日起盡力攻城更剗地道實火藥轟之其時東北門外尙有

官兵石壘二座與賊相犄角甚勇銳賊連日死戰夜不收隊
賊餒乃各館擔送李賊館中派二賊往一日三餐令同難中
輪流扛送一賊押之以行不行則努目擬以白刃余弟兄各
送兩次經險要處鎗礮彈簇簇若雨點各館送飯者踵相接
咸低首蹠蹠而行中彈倒地所在皆是有缺一臂傷一脛倒
於路旁呻楚中欲轉身而力不逮者余心神不自主但強制
以劫數兩字盈之送二次幸未死余初次亦未死二次則危
迫萬分蓋正行閒扛物首途者中彈腦裂而仆飯具傾覆余
方驚避又一彈飛過小於拳有與余參錯行者復中肩暈絕

於地隨行賊亦懼甚曰今日恁利害又不能不送急與余收
拾飯具蹲地少頃度余不能獨攜乃共扛之而使余居前行
不數十武則兩彈駢至一距余頂僅尺許而過一自余腦後
馳過呼呼然聲若箭羽辮髮爲少傷余幾仆色變股栗賊仍
不使少停促令急行踰此始稍定此正營城犄角處故鎗彈
三面交馳也賊食畢令棄飯具蛇行而歸每輪應往弟兄忍
淚相視心爲之碎計同難中以送飯死者三人傷二人余弟
兄俱幸不死要誠有數存乎其間耳

思痛記卷下

江甯李圭小池

七月十七日金壇失守以地道火發城垣陷賊隊遂猛進呼
喊聲鎗礮聲聞十數里守將周參戎天孚艾參戎得勝及李
邑令淮等死之周參戎尤驍勇力戰死葬城內隙地後見賊
發其墓散其骸注水滿棺中緣參戎殺賊最多爲賊積恨最
深故也李賊聞信先令二賊入城打館方收拾進城遡逆傳
令後隊次日再進以城內尙須搜殺也是夜咸慮進城後真
不易出多竊議偕逃詎賊衆亦料及此先於各路口巡守之

夜半逸一人鄰館亦逸三人均被捉回呼衆起視舉火殺之
十八日李賊進城驅余等同行新舊屍填塞街巷穢甚城河
原窄狹水爲之不流赤白膏凸水面浮漚大於盎以居人逆
料城破必遭慘殺先自爲計者十之七八後死者直無人收
屍天又酷熱其新屍則兵勇居多未死者婦女幼童而外餘
則一見卽殺方欲哀求已身首異處李賊館於儒學署當進
城時賊防余等乘閒逃逸仍貫索以行至則見署内外文卷
衣物狼藉滿地門外有被戕兵勇五六人照壁旁仰臥一女
屍身受鱗傷下體復被一箭殆拒辱慘死者賊令衆拖入學

前泮池就署內收拾一若爲久遠之計者上房李賊攜龐女並諸小賊居其西而其東則使僞百長陳姓汪姓等居之進城新獲一女李以與陳陳江右人年二十許性好殺數年前亦李所嬖也中進使居余衆被難者每夜於小賊中輪流值宿監守前進東首俞姓麻面兩賊西首掌書陸賊攜其變童小陳居之後進中室爲天父堂前爲寫字處聞有令明日起限三日令各館新被擄者將城內外屍首拖至遠處掘土掩埋時余衆瘡疥被體操作已不勝其苦語盈之曰曩被擄時不言能寫字者恐深入賊館未易脫出耳今實辛苦備嘗矣

夏以來瘡疾加劇精力憊極不堪再任操作屠城外尙未敢
遽逃既進城更難爲計況我輩出門卽不辨方向逃亦必死
今後當設法見機而作是晚賊敬天父後將寫文書與僞侍
王賀金邑攻破也陸疇楷踞椅上李賊坐其旁桌置紙筆
黃封套又一長刀裹以綠縐陸賊殺人具也各有小賊立其
旁裝水煙他賊亦圍聚以觀陸賊手拂黃紙捉筆苦思良久
寫一二十字不愜意則扯碎入口爛嚼唾去如此者三余立
他賊後竊觀之一賊曰爾敢來看亦能寫否應聲曰能陸賊
怒欲取刀來擊李賊詢爲誰賊曰老周曰渠既能寫卽令渠

寫曰汝來試寫幾字與掌書看余欲藉以稍養息也因書余捏造之姓名周繼成三字與看李賊大讚賞連稱寫字頗光蓋賊不識丁見筆畫略整卽以光字稱之陸賊則尙能辨也陸命人取笕令坐與黃紙一摺疊若稟摺然曰金壇已破頭子應申賀侍王汝好好寫來且教以格式稱謂余就其語書之陸賊氣平令讀使李聽李亦喜旋詰當日何不實告曰不告者欲逃歸耳今入城矣欲去更不易且在此三四月看來無性命之憂既不能去何妨且做先生保我病軀諸賊深信之李卽命人收拾臥處與陸閒壁居他事不令作專指陸

寫字復乘機請準錢復保來幫助賊欣然諾卽與余同住一室自是兩人遂不供諸苦差次日拖屍出城亦獲免此蓋余之苦心藉此休息殘軀徐爲之計耳十九日汪典鐵來約陸疇楷殺人陸欣然握刀促余同行至文廟前殿東西兩偏室院內各有男婦大小六七十人避匿於此已數日不食而無人色汪提刀趨右院陸在左院陸令余殺余不應以余已司文札不再逼而令余視其殺刀落人死頃刻畢數十命地爲之赤有一二歲小兒先置其母腹腰截之然後殺其母復拉余至右院視汪殺至則汪正在一一剖人腹焉陸已憊極

拖刀而回面色呆白氣喘語急余曰何必殺渠衆不殺亦必死陸言殺人最快事爾敢勸我耶且復努余懼禍遂不盡言噫此輩若得善死直無天也回館命小陳取燒酒飲又大聲命水浴身水來稍遲則蹬足狂詈怒不可遏浴畢吸鴉片十數筒始復人形是夜兆賢叔偕兩金邑人逸去二十日有館於學前大宅內僞正典糧官石明幹者亦湖北人來與李賊議派人掃除大殿明倫堂等處堆積米石於是兩館各派十數人往他郡邑 文廟多供牌位金邑獨 聖像巍峩賊衆令數十人背負繩索盡力拽之忽轟然而仆壓斃湖南賊一

傷賊三一卽陸也右踝幾折肩肋傷尤重氣欲絕料必斃矣
擡回不一月竟愈第爲廢人嗣後筆墨遂專責余弟兄余不
欲他聞終日居室中故無可紀之事一日李賊來笑謂余曰
爾姓李指盈之曰渠亦姓李爾二人兄弟也爾家居夏莊多
讀書人何以詭言周姓錢姓殆仍欲逃逸耶勸今後勿作此
想我已派人到過爾家爾五叔有信來隨遞信一紙無封套
言汝二人尙在人閒我心甚慰旣仍同在一處總宜小心不
必想家卽歸來亦不能過活云云蓋叔父親筆也李賊又曰
倘竟逸去必殺爾叔燒爾屋余曰事已若此更有何說我弟

兄當照來信永不歸去況已做寫字人又不辛苦從此安心
在此閒若不余信派人嚴守之何如李曰料爾弟兄亦不敢
去耳遂出余反覆閱信憂喜交至憂則歸計更不易言設因
此弟兄離散事尤難處惟叔父尙無恙在家誠足喜也盈之
曰此何人道破又何能認識家中疑慮閒恍然悟曰必龐女
之言也何李出往問女誠然蓋女父國富數日前探女至見
余弟兄同被擄欣以告女欲使知余弟兄亦尙在此其實女
固知之特未明言至是始洩於李李遂派汪陳兩賊偕國富
往告於叔藉以囑咐使不敢歸而其女或有所恃得以自解

自慰耳夜間謂盈之曰今而後恐不能同處矣倘竟分往他館宜加意謹慎一切聽余消息次日李果商之石明幹使盈之與彼館新擄一人調換石館所謂先生者安徽蕪湖人年約六十鬚髮俱白精神爽健善氣迎人擄經三四年老茂才也性情與陸疇楷判若天淵調來者馮姓和州人雖粗解文字而行為殊非我輩余亦聽之自是弟兄離隔幸同爲後隊此老亦尙可依也嗣後李賊假以詞色結之飲食加厚時令麗女來勸慰余深惡之雖極搶白不怨也踰兩月國富又至偕一五十歲許老人一二十許女子又一四十許婦人婦卽

國富女弟來伴其女者其老人女子云係父女劉姓與龐有瓜葛者李令龐女與其姑同處同食資慰藉自與國富食國富居首坐龐然自大以與頭子共食傲眾人李亦曲盡謙讓以媚其女李遣劉氏父女居西首偏室令其休息眾莫解故或謂將爲陸之配也一日晚餐後李令小賊邀余進內勸納劉女余託甚力辭而出俄又招入曲意相勸龐氏姑姪亦婉言解說繼以恐嚇余曰試問欲余納彼何意曰令渠服侍無他意也曰僞也特恐余他逸冀有所留戀終身在此耳不知余欲去雖嚴守之仍無益也余不欲去卽曩之席地而臥冷

飯粗茶亦甘之何用此美人計爲余身居虎口不知死活猶欲造孽耶復出閉門而臥次日李令陸再言憤極莫知所措而李已令人收拾臥處度不能免謂麗女曰頭子美意難卻第我瘡疾未愈兩腕兩踝胸次瘡毒正潰爛須調養宜緩至來春否則是反速余死也女首肯復諄諄屬託女果言於李事獲緩此亦麗父女欲施籠絡計也十二月喬賊送來字畫李屬余就中堂張挂幅長甚須援梯辭以胸際瘡痛復屬陸陸亦病馮又值他往李怒大詈余欲激陸怒使與李鬪因曰我新傢伙也無能爲爾亦甘受其詈耶陸果怒一躍而出欲

與李併命李以陸爲老賊不與爭復拉李同赴遡逆處喊訴
經衆勸解以故李陸怨甚維時遡逆股衆已得調赴徽州打
仗之信正月內起程專以值逆守金邑余之使李陸結怨者
實欲藉此去而之他賊中所謂過館而使盈之先回家則李
必不疑其回家而疑其不欲赴徽相偕而匿於值逆隊中守
城圖安逸余卻偕陸他往一面密屬盈之同日出城則盈之
之歸或無後患耳是晚遂聳陸過館陸欣然曰先得我心事
在必行且言溧陽某館我舊交當往歸之密定歲除日動身
並偕小陳及一皖人一浙人一句容人同往余至石賊館招

盈之語以故定屆期一早出城弟往家鄉一方抄小路行余等出城赴溧陽又慮盈之難獨行適石館中有劉姓者南陽村老農至誠人也余商之願偕行因揖劉曰吾弟交與君矣屆期必行諸惟慎密苟誤事不保首領劉諾既思遍地皆賊無偽路票必稽阻復回館填寫鈐以偽印票中詭言至鎮江一帶採買食物送交盈之珍重而別劉姓而外無知者屆期余偕陸賊等五人出南門行盈之處不及知照其行與否願耶禍耶不得消息矣陸不良於行又咯血余亦甚委頓趨小路三日始至溧陽溧陽守賊亦屬侍逆有溧天燕鄺姓者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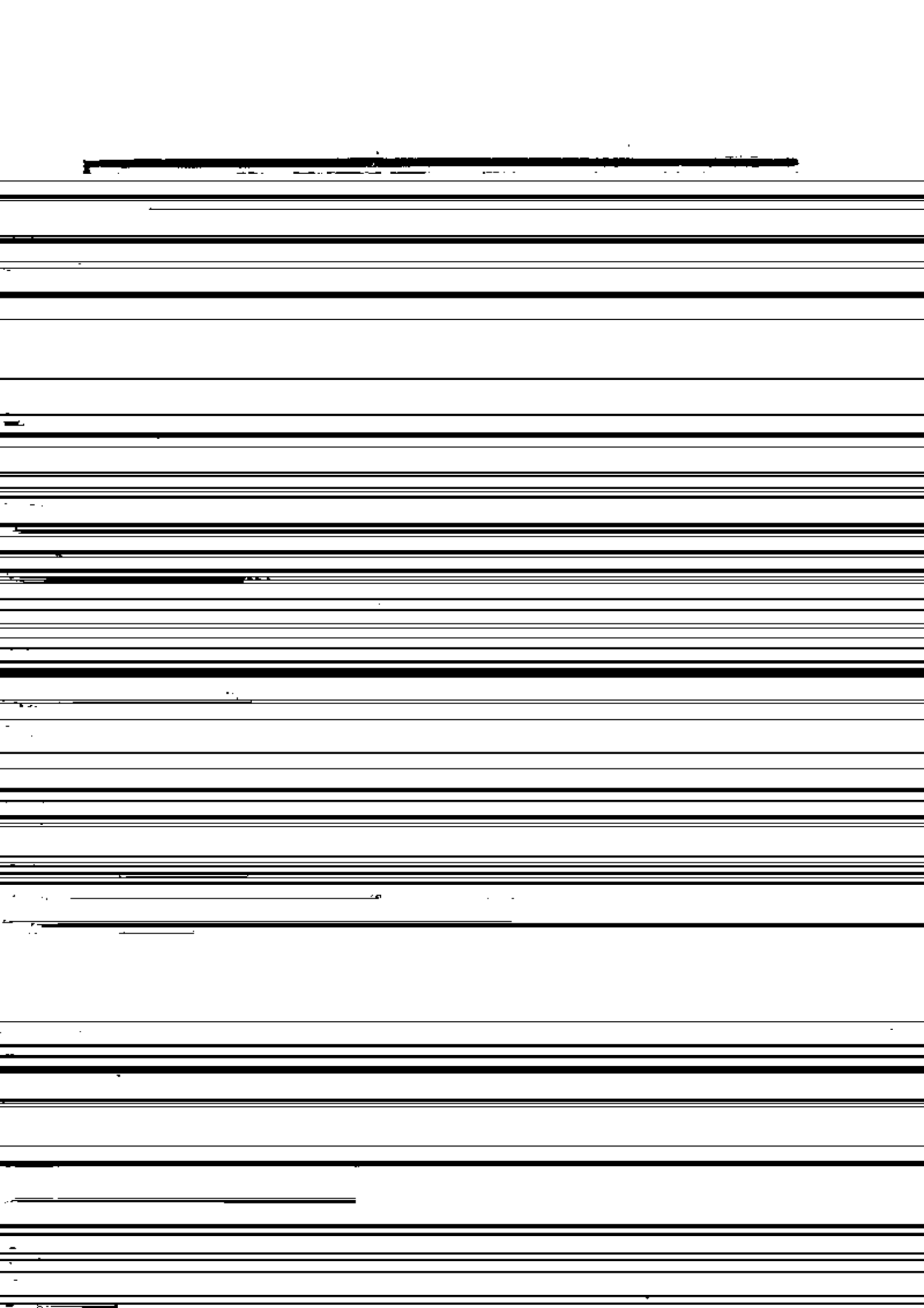
北人卽陸賊舊相識遂入其館酈從侍逆犯皖未歸館中主事乃其假子桂芳及二三僞屬又本城少婦二酈及假子各據其一者桂芳江右人貌韶秀通文墨年十六爲酈擄充公子今八年矣居館多暇喜作韻語纏綿悱惻頗如其人余惜之又深恥之城內爲侍逆巢穴僞府在焉賊館甚安靜居處若無事然街衢往來與平人等鄉人蓄髮來此擺攤貿易各物咸備城外瓦礫場搭草屋稱買賣街土倡且爭趨之蓋自失守幾及一載賊酷烈之氣銷磨於子女玉帛中故漸得與百姓無擾余念盈之到家後若竟被金壇賊尋至家中人必

以未歸抵飾賊或疑余弟兄同過館不之究又恐國富暗中
唆使患生不測繼思國富仙余家田數世多待以恩或不至
此展轉尋思五內若鹿盧然復自解憂慮無益少緩余當自
爲歸計今居此較清靜一無所事欲將庚申閏月以來被難
情形筆之於紙而方寸不定舉筆輒停不知從何說起惟終
日書空咄咄或擁被以臥耳三月陸約赴西門外買賣街有
設肆賣藥者面頗熟近前卻先呼余名乃族人開恕以陸隨
行不便語數日後余借故獨出詢以家事及盈之到家否答
以久出弗知因密約偕歸行有日矣爲陸覲破告桂芳諸人

暗中牽制竟不果絕好機會交臂而失殆難星未脫歟五月
侍逆所蓄伶人於城外演劇陸約往觀伶多皖人壯年長髮
生口多其變童醜態畢露余厭之天氣蒸鬱欲先歸陸弗許
俄覺心煩目眩不省人事蓋痧也有湖南人攜挑痧具適在
旁爲施數十鍼見血始甦已仆地踰刻矣陸言初刺二十餘
鍼無血衆謂莫救擬置僻處令人埋之此人力阻復盡力刺
兩腿曲處始見紫黑血再刺脣際二鍼始出聲不然已被人
埋諸地下嗚呼使無此人甯復得追思往事耶徒以狼狽回
館未及詢其姓字亦未言謝片語至今猶若負疚然惟略記

其年約五十許花白長鬚長身鶴立或言其人賣藥黃州被賊擄數年矣酈賊所擄婦妖好愈桂芳婦酈出桂芳私數月矣時酷暑桂芳醉臥婦迎涼院中陸因與通有偽屬典茶江賊者素忌陸知其事欲告桂芳無證據留心察視致陸死命小陳知之言於陸陸懼禍不自安思戕江無隙而桂芳已稍稍聞矣七月初旬陸復約往觀劇有負鳥槍來者爲金壇李賊館中鳳陽人方老小余等驚甚謂必李館尋至矣陸度不及脫欲與鬪方急止曰我亦過館者船在河下盍往一談因隨行盤詰再四信之船中男婦八九人方之母妻及其友自

鳳陽來投賊者問何往曰蘇州蓋方戚有僞城天侯者和州人梁姓在蘇馳信招方方復回鳳陽攜家往歸也余急詢余等離金壇後石明幹館中亦有人去否曰石館錢先生及一劉姓老人同日他往詢兩館人動身後賊追尋否曰是日至晚始覺石館覓錢劉二人亦不見於是兩館頭子言於邇逆意謂必係不欲赴徽而匿值逆隊中希冀守城乃閉門大索一夜次日至午仍不得復令馬賊十七四出尋覓詢有被迫回者否曰無又詢龐國富來過否曰無曾派人赴余家探問否曰頭子謂兩館人必同過館殊自怨艾後遂置不問余心



倉卒間未必容自陳仍弗免玉石俱碎危懼栗栗幾不自持
俄聞柁工亦中彈墮湖死方自握柁禦良久始突出其實非
官兵乃湖中鎗匪見賊船少突來攫取財物耳次日抵嘉興
又二日至石門方往見梁喜甚惜其腿傷弗克爲前敵乃分
其館之文弱及受傷者約二十人此次新來男婦十數人別
爲一館使爲之目陸賊副之遂住石門初梁在和州時與其
黨數十人結爲兄弟同生死由擒匪投賊方最幼咸呼爲老
小人尙誠直母年六十許矯健若男子妻亦大腳似皆可充
前敵者賊館湫隘余瘡已愈惟兩踝破爛不易收口至是更

其近雖無甚拘束顧愈行愈遠欲歸不得髮蝨纍纍若囚犯
憤極每搔首蹬足繼之以泣九月下旬起忠逆率其悍黨分
塗攻撲杭州調石門守賊鄧光明赴杭梁隨行留方住石門
館余終日無事苦無可語者仍以一睡字訣消歲月忽小陳
攜書一筐至喜極檢視之乃破殘字典十餘本置牀頭如獲
至寶又一日館中新擄鄉人四五輩相偕亡去當夕拘回三
人方令殺之陸已取刀矣余急語方曰此三人逃去固應殺
然我輩皆是過來人請赦之我保其不再逃陸顧余笑方開
故陸以余逸去捉回事語之方意始釋令刺字余固說復免

方本誠厚且最喜聽因果事陸亦爲病所苦無藥之殘忍故
得余一言三人獲免亦係命該不絕耳十一月二十八日杭
城陷王中丞有齡張學政鈞庚瑞將軍昌傑都統純文總戎
瑞麟署布政使趾甯按察使曾綸暹糧道福胡道元博彭道
斯舉朱道琦吳署仁和縣令保豐諸公死之布政使林福祚
總兵米興朝一輩胥不死後有以罪伏軍法者有從賊而仍
見殺於賊者有受僞職意氣揚揚更肆虐於民者吁兩大閻
亦胡爲而竟有若輩哉駐防關營皆殉嗟夫不徒死之謂何
梁賊令方仍駐石門嗣聞忠逆以攻陷杭州鄧光明尤悍勇

封僞歸王與僞天將童容海守杭不他調於是梁賊令方偕
余等二三十人以往十二月望前抵杭歸逆踞布政使署梁
賊踞望仙橋下某參鋪爲館方館余等於附近梁賊一雜貨
鋪中杭被困兩月餘水洩不通久乏糧人多餓死城陷幾兩
旬尙有伏屍側而攫食其肉者悲慘之情目擊淚下余嘗力
勸方請於梁以米穀散給之賊中咸詫爲異雖事僅數日使
梁非僞顯官又爲歸逆親信必不能也一日歸逆下令各隊
自分排面排尾兩起具冊送往點名逆踞坐大堂衣黃袍戴
黃綳賊式便帽年三十許面白皙兩腕珠寶釧各三四事帽

攢大珠十數粒前列方桌四置冊籍筆硯僞屬官有曰軍政
司者六人左右坐曰掌書大人者十餘人列坐其次先點排
面次排尾有一賊與侍逆同姓名歸逆怒其犯諱立傳其館
先生殺之而降其館之目一切舉動若演劇然閱二日點畢
共六萬數千人排面居十之七排尾中男者居十之二三女
不及千人蓋欲細核實數定日需口糧若干此僅歸逆一股
聞童逆尙不止此數賊中度歲亦行賀禮衣鮮衣往來街衢
頭目或衣五色短衣首纏紅黃綢乘馬五七人一起馬前各
有舉僞銜旗者一人擎紅黃傘者一人馬後隨小賊一二人

進門必齊喊升官發財見館目則上前一跪館目答跪僞職較大不答跪略一蹲地種種賊相適足噴飯頭目之婦所謂真人者亦多窄袖豔裝不挽髻用采線結辮盤額上抹粉塗脂乘馬得得行有小賊一二人左右護持之往來稱賀全不爲怪賊嗜賭有所謂杠子寶者選乾隆青錢二枚旋轉之覆以盃猜字背圖聚徹夜不息一語不洽輒努目拍案甚至舉刀相向舍此無他賭法云是楚中無賴所向取簡便也平時或示禁度歲則弛故大小街巷幾無一處非賭杠子寶者歸途隊中四鄉掠到米穀都分別堆積長山門內大倉幾十

萬石皆糧爲僞戶政司乃梁賊所兼初僅派六七人看守嗣

因開倉山仁錢兩僞監軍

賊中監軍
猶縣令也

派人憑歸逆票來倉領

米分散城鄉賊館並領穀下鄉散種梁派陸往司收發數目

陸以病辭而慙慙余往梁令方派賊十二人與余同住倉中

臥來賊皆皖人性多直率其中有徐張二人尤良馴司持簿

通解暇時爲之講解因果事及詢其各家當日遭難苦情至

有泣下者余見其可動益結以善詞曉以大義爲若輩深敬

服幾若一家然此同治元年春二月事計被難兩載矣髮漸

長髮益劇故鄉遙望浮雲蔽空骨肉竟誰在狼虎正寒塗豈

特不得歸亦不敢歸思得本地人偕行或可出網羅因謂徐
張諸人曰倉中事一人不暇給而聞附近各館有新擄之本
地讀書人乎幸爲我察聽之徐曰聞左首青龍街倪司馬館
城破獲一人倪聞爲撫院文案胡姓以其是官不肯實言致
激倪怒日加虐待欲殺者屢屢矣昨日尙見之倘救援必宜
速因立偕徐往倪出徐爲略道來意坐甫定有二小賊押一
老人出年約五十短衣首包紅布面黑黯憔悴欲死問爲誰
曰此妖頭也賊詆官屢審其底細不直說行將殺之詢此出
爲妖頭爲妖頭
何佳小賊曰往小便耳余前日君胡姓耶此人直視無語曰

請勿驚我乃來救君者君底細已略知毋瞞我胡應曰幾瀕於死矣何問爲隨語倪曰實告汝渠胡姓嘗爲浙撫幕客詰問汝何人乃忍心害理磨折斯人渠旣被擄諒難逃去汝旣不能用請交與我偕回糧倉倪知爲梁賊館中人梁巨目也屢余亦爲梁類意頗怯乃曰先生不必帶去不敢再加虐待衣之食之聽其自便或常與先生往還亦不之禁何如曰不可汝言不足信我必帶去徐亦力言倪始允復慮倪疑余有私意造言陷害因詭言曰汝之欲殺此人以疑爲官不實告是固此間常態原毋足怪但余以風聞來救者實以余與此

人有世誼今日知其被難且瀕於死特來援手亦人之恆情
絕無他意也回倉後尙須赴梁館告知其事使知余非私來
用強索人倪唯唯又酬應數語度無後患始偕胡回倉胡聞
余言知爲有心援手回倉細詢其家世及被難情形乃浙之
烏程縣明經名其昌號梅垞爲王中丞幕客以軍功得五品
官城陷被難復詢余亦以被難苦情告自是同起居極相得
梅垞長古學余以賊中憂鬱感慨所作韻語質之亦見許或
爲詞改講解體格遂益契合曩之詭言世誼者今則儼然師
弟矣

梅垞至滬次年作古其生平詩文集蕩焉無存惟記其
謝余一首曰性情風雅好吟詩能負虛心自得節下

工夫期與瞻留心字句莫支離葛藤掃盡成佳構花草拈來
總妙詞年少文章爭灼爛須知前輩是成規蓋余爲詩多率
意不喜磨鍊故有是贈附此以志教我
者既深且切並可想見梅垞詩學焉
時賊衆紛紛趨浙東
攻諸暨之包村新被擄者頗衆徐姓復於近倉賊館索得二
人中表行也竟日涕泣幾不欲生乞余釋歸余曰目下遍地
是賊卽釋子亦未必能歸容緩圖之梅垞諸人亦勸慰始無
苦詢之皆學中人也仁錢兩邑來領米者皆衙門書吏擇尙
平安者試與議曰此閒有二人能爲我帶出送回紹興否曰
能曰二人分兩次帶去每去一人多發米十石以酬爾勞惟
必須將其人送到余先寫合同分半與彼俟其到後親筆就

合同註某日到紹字樣仍交爾帶回對驗始可悲準又慮人心叵測復密授其人古詩一句到紹後亦寫在合同此則他人不知者又曰其米俟二人俱帶去繳回合同照給均允諾立誓不欺不一月二人去合同及詩句筆迹驗都符如數爾之使徐張諸人非善類余不敢從非救人也一日與梅垞謀脫網羅曰我所以遲至今日未作歸計者以離家漸遠不識道路不敢遽行耳肯甘心爲賊中人哉曰良知子意得偕行極妙能抵上海則舊友吳平齋趙吟蕉兩觀察皆在弗愁無立足地然余亦不識道路尙須覓一本處人偕行乃可忽憶

某賊館有杭人邵子雲茂才者亦以城陷被擄在賊中明日當偕往訪之及往無隙談又明日使徐姓招之來一見若舊相識自是時相過從飲酒歌詩苦中作樂子雲早出晚歸或隔宿始歸其館目知在倉不禁阻余仍二三日一至望仙橋方館與方陸小聚使覲無破綻至徐張諸人皆於余心悅誠服不患有他變五月底再與梅垞子雲議子雲曰事不宜遲城外方家衙地方余家佃戶所居莊屋在焉出城先至莊屋暫避相機而動詢余有川資否曰梁賊每七日給零用青蚨三百都爲徐張輩沽酒飲矣然則奈何梅垞曰何不多發米

若干託領米者變價藉資成行余亦謂然逮領米者來先與
商定多發百石石需洋錢一圓其人喜甚曰明日先攜洋錢
百圓交明再請發米以其時城外米價每石四五圓渠有貪
圖也次日果如數交來隨發米去子雲檢視之適用者僅三
十七圓餘皆偽作余曰上海路非遙度可敷用遂將此三十
七圓三人分纏腰際議定六月初六日起身余所服衣袴本
皆白布爲之無賊中式樣辮髮仍用黑線今之成行絕無顧
忌惟袖內蓄藍布夾被一條子雲帶草席一張梅垞攜葵扇
一柄余另蓄剪刀一柄痧藥二瓶鍼數枚以余口音異議出

城時余前行備應答詰問者既出城則子雲前行余居中不言語梅垞隨後備問途初五日晚飯後語徐張曰爾輩亦皆有室家人與余同不幸被難卽有自投賊中者亦因地方遭賊蹂躪人亡家破無安身所不得不來然皆非甘心投賊可比總宜勉做好人卽賊中未嘗不可積陰騭遇機會脫出賊外最是長策徐曰現在幾成賊世界將從何處謀生曰上海卽生路事在人爲耳若輩不知余翌日卽行言中有物隨以他語支開臨臥復作書置牀褥下留給梁陸方諸賊大要勸其革面洗心賊中雖足奢侈淫樂斷難久恃宜與官兵聯爲

內應獻城或乘機率黨反戈殺賊投軍營効力贖罪舍此必無善死法云云明知無益於事亦信筆直書突口以出也初六日一早子雲來飯畢將徐張諸人支使他往遂偕梅垞子雲就近出良山門守門賊無稽阻以隔水莫能飛渡復入城至武林門守賊盤詰以梁賊使赴城外某倉幫收米石對不復問遂緩步故作言笑而出行不百武右首轉彎向北直趨方家街日午至其處屋固在而闐然無人村前過路賊仍三五成羣時或往來余等相率暫避樓上先散髮出剪鬚子雲爲余截去二寸許留寸餘長短若杭人復下樓取僻靜路擬

趨海甯東行時浙西各屬久經陷賊賊僞稱安民隨處黏示
鄉民特以無恐市肆如常貿易第各物騰貴一粗糲需百錢
初九抵海甯日已西炷飯未畢忽聞傳有賊數萬將過此居
人驚駭奔逸余等急趨小徑得荒冢深處避之子雲謂倘前
塗覆寒與其冒險而行莫若依舊折回渡錢塘由紹興至甯
波再圖他往是夜露宿次日仍不能行不得已抄小路回杭
以不辨路徑十六日午前始至望江門外渡江江沙淺及豚
筋極艱苦及渡至赭山塢地方方欲就茶肆用茶點又紛傳
蕭山有賊隊將到以近江民人殺害數賊來屠戮報仇多有

怒促渡江避難者余三人復夾入衆中不由分說推擠渡江
賴渡舟平闊無沈沒患既復渡回筋力皆疲擇江邊地偃身
臥驚喘莫能作一語日薄西崦悵悵不知何往竟日未進食
飢腸若轉圜余謂在此非計宜乘月色連夜行見可棲止處
卽往投之並可探路徑行約二三里遠見屋中有火至則乃
小廟一乞兒就牆側支缺口甑煮物見余等至若甚驚遽子
雲急慰曰我輩乃過路人勿恐詢煮何物曰出雞能分我一
盃否曰甑中止敷我食尙有鮮者約二斤在此詢其值曰我
亦不知其值隨意給與何如於是給以百錢子雲持至水際

出腰閒剪割洗余就廟側竹籬抽作柴薪而以布被草席屬
梅垞守之待乞兒啖畢取甌搗水煮之初不知此物尙須剝
皮也煮良久不爛飢不可耐各就甌內攪四五隻帶皮食之
腹少果蚊殷殷然若雷鳴揮之不去倦極不成寐欲詢乞兒
去路則已鼯然睡去矣子雲頗曠達而梅垞憂甚余二人尙
須時作笑語冀稍排解子雲詢余曰眼前眠食孰若此君樂
曰反視曩在賊中今夜亦何樂不若此君倘死是閒已愈死
於賊中不知高幾百由旬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余則曰
朝出賊中夕死可矣何不樂之有且不必死耶第他日出竊

羅今夕之攬食帶皮坐魚正不可忘也十七日黎明起身乞
兒已去破甌僅存遂相偕北行巳刻經塘西鎮得飽餐復西
北行不數里日過午熱甚子雲以痧脹臥地梅垞情急欲死
余曰急徒然因取鍼刺其脣際得血少許復納痧藥於口不
得下急趨池畔覓得蚌殼取水灌之喉開格格有聲梅垞持
扇搨之始甦嗣後深得其法皆獲效遂復行烈日暴雨夜多
露宿飢不得食痧脹則人人不免無日無之又不識道路迺
旋跋涉越八日抵烏鎮地方烏近兩省三府交界處極大市
肆絲菜所萃雖爲賊踞而貿易若承平然梅垞遇其弟某於

某絲行邀往小住飲食周備驚魂於是乎乃定正籌赴滬而梅垞病矣其弟欲余與子雲先行梅垞以同患難不忍中途分手止之七月初一日始由其弟代雇腳划船啟行以沿途多賊踪率於夜間沿洄支流汊港中遇前途有阻則折回覓他塗船身窄底削舟子時屬勿動動則傾覆雖小便亦須傍岸又異常燥熱不敢熟睡卽恍惚睡去必撼之使醒或三人
都睡去舟子亦必喚醒之慮翻身覆舟也身若蠶之在繭而心卻泰然初九日至南匯始出賊境雜髮每人爲雜匠索去洋錢一圓昔日頭顱依然還我快哉快哉相偕復登舟行十

一日日出抵上海慶更生焉梅垞旋訪吟蕉觀察益湯衙子
雲訪其婦翁新北門而暫處余於集賢里某客棧攜出之資
僅贖一圓以之購蚊帳餘青蚨二百六十購布枕一枕席一
葵扇一住三日梅垞薦至其鄉人吳樸堂廣文處司筆札廣
文平齋觀察從子也嗚呼計自被難至今閱月凡三十有二
不可謂不久矣身所親歷目所親覩萬苦千辛窮兇極惡不
可謂不至矣極矣何期還戴吾頭得不痛定思痛爰撫拾遺
實漫爲長篇目之曰思痛記留以遺我後人俾有鑒於茲矣
機宜早勿玩誤因循至噬臍之莫及云

此余友李君追念被難時賊中往事而作也李君語余曰斯痛也非吾一人之痛而凡爲賊所擄者千萬人之痛也非賊能盡人而與之痛而實人人自召之痛也向使吾家知早避賊無不可以免斯痛吾之述此篇將以貽夫他日之因循卻顧當斷不斷而自蹈於賊中之痛其幸而如吾之萬死一生其不幸且一死而不可復生者而紀事云乎哉而屬文云乎哉余聞而趨之曰唯唯請爲君表作書之意可乎光緒六年季秋同里金遺謹跋